康對山先生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序

兄德瞻先生遺集序

康氏諱阜字德瞻關中武功人也父曰平陽府君生二子曰阜與海阜生十有九歲死死之日海纔生一歲故弗能述其兄志焉又廿有一載海始讀先君之遺書乃知兄善文辭也於是因毋太安人平日之言思有以傳述兄之文辭矣兄故有科舉文字數十百篇及騷賦詩一卷先人命曰亡兒稺稿科舉文字今弗述述其騷賦暨詩通百十二篇分為四卷其行已

之事志傳所載悉翬卷末然海所重其兄之文辭骨肉之際愛之道也百世之下其傳與否焉海不得而知也由今之所見兄之文辭蓋已斐然火儷已出入三唐振耀六代傚之以年況宋不足多也録以俟之當自有采焉者矣正德二年秋七月戊辰弟海謹序

己丑燕遊録序

予有别業在武亭川南滦之西滸命曰滸西别業日遊息其上客至則烹雞置酒張樂賦詩相與行樂垂二十二年或曰子之樂毋已甚乎予應之曰大造化傚予以百年之生食之以五穀益之以五味亦云備

矣然年有齊不齊者其數之異不可得而齊也叔夜欲生而被戮郯子苦疾而得壽稽諸往牒愴焉興懷數命所在確不可易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順理而往則裕而不勞俟命而行則達而靡聡是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則予之樂夫何甚乎戊子之秋予訪渼陂先生於鄠杜言古今之變豪俊之業因與約為春中之遊乃後至華山而西過長安二三子者其與勃然畢欲至矣於是歸而以書約岐風二公比期則渼陂北山具以事輟而岐東子慨然先至

同徐得中居八日候諸子未至乃去而長安則惟太徽蒙溪與徐良嗣晚方至與居數日登高眺遠息林弄波景物不遺歡賞畧具或感時有賦興懷有作僮子所録秩然盈卷於是次其得之之序統為一帙命目巳丑燕遊録渼陂子聞之取以追和其事因并録之如左

北上集序

余以乙丑秋九月廿五日發車北上由長寧趨興平歷咸陽涇陽三原長安皆為親故被留經月始抵華州妻病留華州一月然後發然所過郡縣多故人覩

識病者又時發作故又兩月乃得抵京師焉故所在輙有作作輙附紙暇日捜錄之成卷焉命曰北上集意以來日可考也

方秀才版屋詩序

儒者之道隨寓而可樂樂而亡所履非真樂者矣方生讀書慕道不求人知蓋二十載矣未嘗一日出門戶窺問官府暇日與其友劉生學五字詩於居後作版屋盡以所得者環壁書之曰吾以是見吾道爾㝷向游吳越之墟見諸生肴與擁蓋聯諸貴人借其導碎亡有媿色也且洋洋然驕其里閈議其政事若分

定焉彼非方生之徒哉何所趣若是遂也彼亦嘗以六藝之事為所以自樂爾奚不若生退然默然也昔有盜者聞人有言盜則赧然媿之有良人者雖加之盜自若耳其生與彼之謂邪馮翊鄧可大忠信士也來道生事請序故引而論之

彭處士輓詩序

處士之德生訓之於鄉人没傳之於士大夫之作處士於此亦極矣夫非處士之所貴也處士之貴在終其身不可以有不潔約之於子孫宗族如是而已鄉人之訓士大夫之所傳皆見之於此而人説者處士

豈曰吾如此乃可以聞之人而我傳也故曰非處士之所貴然則遂亡是可耶曰否有是人焉未有不傳者有不傳者則衆人之責也有十人者皆頑惡不肖以一人之不善告之必皆忸怩以媿其不善以一人之善告之必皆駭異嗟嘆以悅其善也况士大夫之族乎又况長者之道而士大夫之聞之乎故曰衆人之責也若子如濟物者則處士之所貴矣以士大夫歌辭之成也故某後識之

朝邑縣志序

余讀郡邑志蓋將極天下之撰矣然蓋繁而不能詳

晦而不能自亂而不能理焉此安在於志耶夫志者記也記其風土文獻之事與官乎是郡邑者可以備極其政革省見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識其政治使天下為士大夫者讀之足以興為郡邑者讀之足以勸而已然非以夸靈勝之迹崇奬餙之細也而撰者之志每不皆若此焉且何以觀也朝邑令陵川王君涖政之明年以五泉韓子汝慶所撰朝邑志刻成謂予宜序諸首予讀五泉子之志異而嘆曰嗟乎此吾五泉子之所以為志也歟置縣沿革與山川故蹟官署諸事惟歸諸總志此天下之所通究而不能裁者

斯予之所謂繁焉而不詳晦而不白亂而不理者矣今畢以反之矣名宦所以志其官師之行事人物所以備其豪俊之餘烈恐猶有所遺而不盡也括之以雜記關卷之際凡川源改革之異文獻散失之舊皆纔陳而無憾矣使郡邑之志皆若此則奚有不可也王君名道字遴道作縣而能先事於此此可以徵其政也

送劉恩武序

劉使君者山東章丘人也慷慨有志節仕為河南同知河南之人皆安其教不犯刑辟以勞同知之法乃

三載考績來京師故與使君厚者皆置酒餞使君十一月五日首宴熊通政彥卿家酒既酣通政倡為聯句詩以贈又十日王翰林敬夫又餞邊太常廷實曰不可復用聯詩當各為體製夫使君之來也不忝于民凡為郡者莫不舉訓之也吾弗能述焉且不有以媿古人之義乎賓客曰唯唯既而成也賈翰林鳴和屬予為序

送扶風楊侯北上序

楊侯之治扶風三年名實加于上下吏部以臺諫員缺上聞徵取天下治行之優者三十有七人陝西惟

侯與宜川宋君頡焉檄至將行百姓皇皇攀轅如失慈母不能自寧或至嗚咽泣下夫去留之際觀察政治者慎焉曰惟此真偽莫掩也而又詳諦諸久假驅虞以要人者久則人將賤之故政之美惡因之以覘宋武功之初去敝邑民惡者一而懷者九及其久也其惡者亦懷之矣故曰公論以久而定楊侯將至扶風過予與語言多長者予以為扶風將反手而治也乃其時正值畿輔總制大臣沿村歷疃徧布 德意侯坐處堂上里保之長不敢欺負假借奈亂戶則公賑之餘又伸縮勸相各相賙卹以全骨肉故扶風之

民無一辜者侯之恩也其他興行洗滌之事皆正大宏偉難以縷舉予嘗私論關中守令侯當為首稱後見南阜巡撫與毛范二巡按乃悉若予意奏薦之疏稱侯之賢若弗容口比其行也民之怙戀又如彼蓋信賞必罰之中每寓平易近民之意故綜理既嚴而條理不忒身教之下民之觀感自有沛然而不可遏者矣夫侯治扶風雖善一邑之事也行當列臺諫備法從與

天子宰相論天下之政而天下之人又將與被堯舜之澤也侯慎之哉夫不足于此或不能通乎彼今既

足於此矣舉而措之又奚有不通者哉扶風諸生序侯之教有年與其司訓王君請予言贈侯因以侯之已行者道之

送蘇榆次序

余以文章之士多乏器識好輕遽議論放乎禮法之外恣侍其私意不可以入於堯舜之道日欲求得溫恭有容止能自志於長者之上不侮不敖而心寔明習者與為友焉可以使吾日聞所未聞久而通也或可以油油然合於古人之道與堯舜之制不遠也然有弗能焉日自以為怒然益不能乃曰夫斯人之徒

困數而後出者蘇君舉鄉試時余同與試與人曰蘇君文人也蘇君舉進士以使使道省毋余與語語人曰蘇君見識人也然與吾所謂求之弗得者弗聞焉君今年來京師每與吾語皆淵然非前日也與曰何君之善變也曰居必有庸於世世之事必有賴於君居數月吏部以君為榆次縣知縣君欣然無難色其心下然若以為猶有所不勝也由小丈夫之行觀之将倅倅然破器而廢席必曰我可以為皋夔稷契何以是辱我也古謂素位而行者豈君之徒邪曰君必有大庸於世世之事必有大賴於君蓋由斯行盜跖

以占焉既數日君奉母夫人往榆次君曰何以語其然余不能别有所為也君暇日亦繼續其志而已有所不獲必曰吾母廢吾友也是則吾語耳矣

贈谷侯序

關中之地號雄勝有佳山水者莫如西安數縣其間風俗士習可以不為有司之所怒者數縣又莫如武功然武功之壤北接岍肅東接京輔西接巴蜀雲貴諸省自歲貢方物以上至賓使官府吏局往來歲無虛日無遞夫以應無乘焉以馳民苦於供遞之役又多不得致力於農終日以此役役於官由數縣之民視

之武功亦甚敝矣然令非有安静之德則民亦無時以就敝故於其令之將至也惟恐亡得良令焉臨頡谷壽鄉將令武功余與賈太史鳴和餞都城之外既酣且醉也乃書是以贈之

贈吳涇陽序

涇陽為西安劇縣政繁而道衝俗美而習敝民遂未开文者十九相趨爲之令者亦已艱矣於是關中執事之臣擇可以居是邑者莫如吳君乃自淳化拔之涇陽與涇陽相近諸邑聞吳來咸驟首跂足以伺覩涇陽而吳君不競不絿旬日之間庶政以定紛者排

惑雜者就列匿者出散者集豪毅者吞祥順者行偵伺者遠吏循典則士懋修習則皆相視捎辟而相語曰何我之弗為涇陽之民其若此于休休者何獨涇陽然也又數月徧關中知名吳涇陽矣初君至涇陽時予遊往高陵訪呂仲木三原訪馬子伯循二君子者咸稱不容口而予往返道皆由涇陽蓋已親君之行事與父老之所誦說無殊二君子之所稱也馮武功者君同年也因歸而語之馮君則歎服焉武功之政先是亦冠弁關內者其所以歎服君要之有要矣夫事以順集功以偽敗其剖甚迹不可易也故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棄也蓋順則條理不亂而舉措罔或示之以一而要之以二則民眩而莫承故政繇而心勞刑罰不中拘檢弗獲此非百姓之罪也故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詩書所載豈不信哉故君子之於政亦惟求諸其一而勿雜耳予嘉吳君之已行能與此不謬而効應不爽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凡先人之論著不可不慎也御史傳君以君之治狀上聞天子涇陽士大夫庶民小子莫不欣躍愛戴以為茲所以酬吳其侯之用心而涇陽學官諸生既而又以學諭書來請

予言贈君其志以予為知君也於是以此歸之又因
以告君曰君子之于事也修諸其在我者則業廣而
間長求諸其在人者則功多而効捗君所以行乎其
已者既已有然矣君不日將為
朝廷耳目之臣而民瘼吏治不已有間乎哉其尚以
行乎涇陽者率而行之則君之德澤不徒加諸涇陽
之氓而已矣君懋之哉

賀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
番序

國家封哈密為瑜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既強又

受有
天朝顯封諸藩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土魯番
强噬諸番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制
孝宗雖嘗命文武大臣興師問罪擣其巢穴矣王師
比還而驕悍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致其畏固
以執事諸公之過也何也
國家以一統之盛臣服萬方土魯雖强竊據西北一
隅之地而叛服不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我求
方劇予則何恩是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徙厪
廟堂籌顧之憂無補疆圉侵凌之患而中朝士大夫

又重聲譽而略綜核騰口說而賤事體故見蹈者必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於原野轉輸殫于道塗非軌事諸公之過歟

天子嗣大曆服起前大師吏部尚書晉溪公于戎任改兵部尚書授以節鉞總督茲事公至萃邊方重臣於帷幄而論之曰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唯順則撫故賞斯恩焉唯逆則拒故威斯畏焉諸君歷事既久顧不足以知其故乎回鶻賈胡耳仰華夏以為利藉黃嚳以厚生往昔侵方物而紬信義勒貢獻以啓釁老吾輩固不欲仍乃

仆跡矣曷求所以固圉息兵之道乎乃出其羈使納其貢夷弊窺伺之惡示歸去之諭於是混淆者革扞格者通方物無培克之虞勘報無稽留之苦觀其顧天改過出印獻城則夷情大悅夏德丕宣可知矣牙木蘭帖木哥土巴土魯番心腹爪牙也皆望風歸化畢命致身而六十餘年難制之虜一旦以笑談決之因信義無絀于我而恩威允叶其心云爾當時執事諸公何獨不若此哉嘗見甘肅鎮巡挽留之疏謂公是非可否每明辯於經畫之時成敗利鈍不敢必於智謀之末敢於任事而行人所難行善於應變而決

人所難決遂能展布四體康濟一方斯實録矣厥功
旣聞
天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甘肅諸公因父老感激
之意地方寧謐之餘徵文賀公予不佞故即當時之
事所私見者與公之所已行者叙之後之觀者倘有
取焉可以知
國家之長計矣

送王侍郎序

正德元年夏五月甲申
天子聽政奉天門百工庶官咸祗咸侍戶部左侍郎

華容王公得告歸致宣謝
恩命百工庶官罔不嗟異曰公弘度恃識受知
先帝維新之始正必有公以賛輔建正公乃務欲潔
已如天下何簽人康海聞之曰大臣之義以建正為
大以修潔其身為本夫事至無可逆見也況大臣之
位關天下風俗氣化之重苟一不潔於我則所以處
位臨事將拳拳焉惟人情之咈是彌即有周公孔子
之智亦日惟彌諸其咈而已凡公之所以懇切求去
皆以媿夫利其位而不急其意者也彼將以役所以
彌諸其咈者為能逆知後之所至可以終身其位而

不敗也公之去乃所以為義也於公何疑焉朝退凡慕公之義者皆拜公之門望公之色陶然以樂無所悔惜則又曰彼固無所慕於中者則何事彼復有可尚也

國家有天下百五十年誠如斯人之風彼有官秩者誰不以義激也越二十又六日庚午公乃啓行以歸朝之縉紳大夫餞公都門之外執公之手不忍與別其稱述之士皆謂不可無述相公乃又賦詩贈焉既成翕康某曰若知公最深公去繫天下之望凡公之行君宜序之夫公盛德大節著在人耳大臣去國者

由公之前不知凡幾人也以禮而去能使人嗟咨於朝高尚其志者由公之前又不知凡幾人也大臣之義顧公終始為備吾聞公有孫幾人子幾人皆讀書學文善有法則凡大臣之福亦顧有公備爾彼利其位而不識其義者雖其終身且未知也焉知其後之何以似乎苟聞公之風而悔悟之焉知後之所以有是人不由公啓之也是月辛未康某序

跋

題唐漁石雲南兩疏後

此唐子以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時作也讀此二疏而

又逆覩當時之行事非守死善道執德不回之君子不可幾也

毅皇帝聰明寬裕有君人之大度顧崇遊畧細間為奸邪所乘褻弄威福流毒士類而又不自砥礪修飭惟是弭畏憤職故上虧　國經下失道守而紀綱法度因以不若

祖宗之舊者不獨奸邪然也蔡者客自雲南來云唐子一巡按雲南綽有風度至要其事實則正此二疏所指顧予不得覩其文辭以快心焉乃唐子以提學來關中于是請而覩之三復興感焉曰嗟乎天下固有

經雖大奸鉅肆莫能變也至其綿則隨觸而紊非可憂者也故君子之責獨先守經經正則天下無不一於正今之君子恤其緯而不求於經故往而蹈動而務非時之難所以處乎其時之難也錢寧事發皇帝寵璫避席卿相俛首聲勢所加不拉而靡貴官巒鬻獄廠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援莫敢弗應也況葳和為其義父敢當裂其書而力制其柰此非守經不惑明義理之分察執守之節必不能也鳳朝鳴父子稔惡神人共怒積賂交權若援手足公卿覆論尚多曲辭唐子以孤子之軀邈當萬里乃抗奏數四卒

允常刑孰不以爲至愚然終寧之身無敢以禍加之者彼固知此之爲經也君子之於事也守其經行其義而已矣吾義既正則小人雖欲肆其志意亦必以經爲恩以義爲畏而不敢矣魏操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下意於僅存之獻畏其經也操之大無忌憚者是尚思畏之則寧之竊弄威德顧敢遽溢於操而弗畏耶予於此既以服寧子之氣足以有執於是而又有以服寧子之識足以不惑於是因私識諸兩疏之後苟有覩寧子之風者將必興感於斯文焉

明妃寫召圖跋

藍王夫西過武功出此卷示予曰此明妃寫召圖圖凡十二人上一人褕襌翟冠一手指侍兒一手托几而坐一侍兒侍立看畫工畫工綠衣幞帶持幁北向又三美人迤邐來一人以扇掩口而一人牽袂附語一人後行正簪一小姬抱象抆隨焉傍又有二姬一立而持兔一揷扇拽裾向執兔者姬後又有二人服如三美人方舁盤持盂至曲盡意度矣其人褕襌而坐者蓋明妃畫工毛延壽雜記言元帝宮多美人令畫工圖之有幸則被圖以召故宮人率厚賂畫工明妃姿容超麗不肯賂畫工而延壽陰毀其狀後竟不得召

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來朝帝以明妃賜呼韓邪召入見之帝大悅業已以明字行遂不復留明妃而殺延壽此即其事也夫明妃待詔掖庭特修潔自好以為足以事君矣安知流徙遠裔與夷狄異種為伉也士抱誠明忠直之心一為讒毀阻間不得售美於君者何以異此哉何以異此哉

書朱子卷後

此諸公所以贈凌谿子守延平者也凌谿子在延平能率循其行事使民淳俗美此於諸公之贈何少愧乎得而覽之知諸公於凌谿子倚望甚厚夫士之有

志於天下國家者自其始學知道蓋莫不蚤作而穀
思然能實加於躬行千萬不可一二夫君子之論不
自於天下學士大夫之行多淹於小人由是二者居
之不變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此凌谿子將來之責倘
亦如諸公之望於延平否乎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一
日志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碑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夫豐功鴻勣非淺計慧筭能建也故晁生獻策於西京充國沈慮於逸虜非君臣和德於上未之能成也明興百七十年制馭夷狄之策殷周所希覩也而近者猾虜襲叅附邊之民歲被驅掠

武宗皇帝奮武致討失而虜鋒未挫今

上嗣大歷服於是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太學士楊公起督軍務遂有乙酉之捷楊公

徵還闕庭詔起兵部尚書王公代之公至一年為嘉
靖丁亥虜復入寇公曰嗟乎絃不更則音不調令不
更則士不奮虜所以敢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為怯也
今不預為之計徒以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即卉為非
勇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吏分部把塞馴練士
馬廣具餱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果由花馬池及
小鹽池折墻而入癸酉抵鎮戎所鎮戎操守指揮雎
端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指揮李佐洎都督鄭
卿參將劉文副總兵官趙英李義統正竒兵至虜懼
分道北奔卿等至細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

級所獲馬匹器物無算虜勢漸潰諸將從依分部追
至甚思溝又戰又斬首三十六級而所獲馬匹器物
益多是夜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
而取寧夏總兵官杭雄嚴督參協等官魏鎰沙金遏
其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領按兵待虜
虜至與大戰斬首九十五級苗指揮李英千户王縉
徐堂各率所部唆殺虜後驟驚原野虜益大恐乃四
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五羊坊諸處會雄統
鎰及參將苗鑾夏欽遊擊將軍李勲守備都指揮楊
和迎虜勦殺已斬首八十三級馬匹器物于什所

殺益多不可勝紀而墜谷溺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
不在是算殘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於戲公之
深計遠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與鎮巡
藩臬諸君子恭若德意之功也其所上捷書深言兵
備副使栗溥練達變通規畫攻戰諸事及今日獲功
官軍即前日楊公簡練將士謂成功有自尤非謾語
傳所謂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者非公之謂
歟其各守分地協心追勦者又有操守指揮任傑李
英符深云地方士庶咸請刻石以示永久蓋欲誦說
天子神武聖文知 人善任故王 公克綏厥事奏此膚

功揆之古昔雖孝宣之任充國弗能加也海覩茲休
盛實踰前聞有嘉厥請爰勒斯銘其辭曰 惟皇建
極萬邦所望耀德遂古北瀆閩商蠢茲醜虜順叛靡
常 皇赫斯怒九伐是張遴材選士其武湯湯起此
元老纘甫踵方啟怒伊敉令不易行我士用奮時維
鷹揚天厭胡驁欲滌其狂我馬既同何需不滅殪此
群醜細濮之傍迤及哲思益仆且戕返則值闕往顧
速亡青羊之殲遂至五羊殘胡宵遁號跳慘慘仰瞻
神武如雷如霆遐民悅懌方內高孫大小稽首頌敭
戎飈

天子萬壽永綏四方外患旣殄內治彌康大夫君子
益思悠長循彼抑戒飭我戎行長子是率淺慧是防
翊我
皇度于虞有光敦彼古昔其道孔明我銘在石諦思
勿忘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厲
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
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

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主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嘗衝截突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己卯虜由定邊乾溝劃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參將[illegible]守備[illegible]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於會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邀擊將軍李勲守備陶希臯可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箇城寇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紹可挾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剌都鹽池鳴沙

洲石游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衞伏兵盡起後大敗虜衆而王繒於半箇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孫震與衆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鑾遊擊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衆將史經劉潮分布葦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北斧各哨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

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藍夜亟遁故海剌都鹽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之地雖其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幽隴而諸將閉門獺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數十萬之虜經年在於秋馬肥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捷蓋維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齊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攄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為難豈不信哉齊公受命以來寒暑僅两閱也斯役功首殆及千餘戚寧細潢之功北征以後謂當再見視戚寧細潢不知相去幾許

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
豈度者矣方諸簡册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
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
旣洽恩被邊防惠德有齊拂義必匡蠢茲首虜潛蟠
幽荒教旣未逮撫亦屢猖元臣若德逖惠厥常盤據
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
戒戢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武
旣識乾溝亦爽大舉反匈梟竄帷囊恭惟

神武所向必戳況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譎狂稽勛考勣咸協否臧元戎丕畜祭佐孔良節制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毗是惶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慎勿忘

野田先生碑

先生姓韓氏諱福字德夫其先天長人也始祖宗哲有才畧元末嘗為長興侯耿炳文所見
太祖知天命有所歸慨而去之曾祖弘從戎關中世籍西安前衛祖璵生父鐸鄉試舉人累官茂州知州

茂州娶趙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贈茂州為知府趙
為恭人先生幼而穎慧長而超拔以成化辛丑進士
除知滑縣嚴已正法滑用大治旋以憂去百姓戀戀
若失慈母後除知章丘治悉如滑三年徵為四川道
監察御史巡按宣大舉劾明允時望是歸陞大名知
府知府八年再入覲
朝廷以其治平為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盈道皆
爭覩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陞浙江布政司參政方
去則轉大理寺右少卿奉
敕總理直隸軍務馬政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保定等處地方弭盜安民今擢其北復
命總督蘇松糧儲未幾又
命回院管事時劉瑾方執事忤瑾下錦衣詔獄三月
始釋後陞户部左侍郎凡有會議先生惟以是非所
在持論天下陰受其賜者多矣俄
命兼左副都御史整理湖廣糧儲方綜理間值廟堂
以遼東屯田清査失實於是又改
命先生往遼東蓋瑾率以指授先生惟不如指故瑾
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
生在湖廣夤緣者賂瑾則以先生封以北行後一年

璫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固原至今
上即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年康彊無恙
自檢益嚴士大夫庶民小子親就先生如有弗逮春
秋八十有一羅鳥省耕捷於少年語稱仁者壽先生
非邪弘治乙丑冬予北上會先生於邢臺其議論皆
極當世之務綜理曲折無往不獲予始物色先生治
大名亞其先有司嚴保甲敎樹藝諸事則政得樞要
故每行必準
壁書所謂政平訟理吏畏民懷古之循良莫能及也
斯實録矣張孟獨撰先生行狀言大名事甚詳蓋有

見於言非徒設也壬辰八月丁丑先生卒十一月己未合葬於吳恭人之塋禮也先生之孫生員詢長安佳士也予宿重之光宗嗣英嘗在若人因詢請為先生之碑故畧載行事系之以辭庶考德者不厭其繁而步武者能思其要辭曰維先生世之偉人厥藏允厚行方物憚位大弗究豈時命之使然抑在我之何咎木塔漸阡兆同元嬪獲不愧心宜爾遐壽子孫振振其美且秀慶佑自天益遠益懋考德采休視在華胄

平山先生墓碑

先生既卒之二十四年為嘉靖五年丙戌夫人聶氏以正月七日庚寅卒於家其第四子尚絅方起為陜西布政司左参政聞喪於官即晝夜奔行歸鄠海時以子婿之喪在華州見其匍匐哭踊拒饘粥哀毀過也與監察御史東君希宋勸之即別已去顧其痛深道遠心恒以為憂焉今年某月日子尚忠等將奉聶夫人之柩合窆於先生尚絅以書洎按察副使王君邃伯狀來謂海與交獨厚宜撰碑銘表諸墓石往者尚絅與海同舉弘治壬戌進士先生以其冬十月至京師海嘗親侍杖屨親其為人恭厚淵懿言章而理

道窮而遯以為非已所恒見鮮是知吾尚綱所以尚
德蹤馨為世名人者不獨其天資之厚也明年七月
十六日乎巳先生卒於家海既以先生之行事錄諸
牘中矣然先生之名德巍巍在人而鄭與宜川諸生
有言及先生者不問及門與否皆歎息嗟悼以為世
安復有若人雖先生既志於終身視身為高官豐爵
而世罔知名者其相去奚啻千萬哉夫位者所以因
德而功者所以施位也故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
殁世而名不稱夫子尚以傷之故崇德大讓有非貴
袗衣漸膾有弗御者凡以思令德之當終修名之當

樹也

明興百六十載位卿相陟顯顯者至不可以數計其能為士大夫所知者僅十數人而平山先生之名猶天下在可與漢之郭有道陳太丘比從方為位斯亦非古昔所云大丈夫哉吾夫人賢淑嚴慎克配於先生修撰呂君仲木有志副使韓君汝楫有狀皆悉載其懿德茲故以略之矣銘曰

隧維先生發紊抱貞哲範奕世至元乃裔上蔡不造擇此攸寧粵及四世醇德是承縕和毓祥先生以生髫冠炯炯三易用明眎及墳典卓綽厥敷屢試弗售不慍益楨太學授館

諸生所矜爰矜爰式上書

闕庭

皇志允協公車沮行春檄南鄭儒學載興載興惟何曾壹岡滕其維伊何淵源是泒科第既嗣性道克成翩翩若羽勳伐是鳴爰及冠射古道允作攸諭宜川地遠士寡絃誦洋洋自公之化為邢思東歸我廬舍諸生嗷嗷泣溯盈衢樓遲偃仰五躬多暇或詠或歌陶如肥遁既歷險艱乃廻綏順和人小子恭行靡鈍所動斯軌所吉斯訓輩思古人先生是佳手既克昌王用丕啓迴光臨沂不殄厥開千山之所大人是同子孫

繩繩世篤豈恫我銘不磷昭示永終

明封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馬公墓碑

弘治時海事

敬皇帝欽湖馬子應祥以進士歷知河內歙而嚴聞遷於京師洎徵入為稽勳主事則與鄠人王九思及海為友道誦古昔則法先王一時名大夫莫之能先焉

毅皇帝初應祥迎其大人封主事公於官鄠九思與海日趨事焉聞其論覲其容質而有文簡而適理淵

乎若深矣乎若直浩乎若不可量盖古之道德也正德

庚子予選翰林嘗遨遊三輔之間考往蹟訪名里數

獲拜公於堂乙亥之冬公乃以疾捐賓客矣嗚呼痛

哉世有哲人為民軌則乃不能碑之永尊遵辭使賢

者承其式不肖者易其故豈非風俗之不幸哉往者

應祥以海為公墓碑海不敏嘗得君子之教於心久

矣茲安可辭於是述公之行事於碑曰公姓馮氏諱

倫字宗叙先世盖高苑人祖道原孔武有力洪武時

從　秦王就國後調西安左衛故子孫世為西安人

而居粱市里中道原生六子其第四子昇配臧氏生公

火而孤以卓犖自厲焉氏故多俠西安人或多畏之公獨耻之曰丈夫當以信義則於鄉人何區區若是者故西安人咸曰宗彝長者不可不修問也公素愛畜産而家或耕豐於是以所有易馬貨之卽能裕用不乏已而復自笑曰財取足用而已役役於此不亦苦乎後亦棄絕不為公天性慷慨好義急人之難無避水火實非利一錢者河州衛指揮金晃有急使人挾二百金將有所遺而使舘公家金未及遺而使者留金於公以去死於途三年公自齊予之封識如故又一千戶兼亦河州人自京師來至西安有罪亡去

以□慶誠百金留公所亦久辭取公又自齎予之共
封題□金氏云故兵部尚書汀州王公居家不妄□
賓客□請□與公授又遣與其□于近公循守修道
王公以為不當□以宗獎更□自為勸以□公□
公嘗□公□□今□不鄉僕數□□本以息所得詳
不知其而計誠不多此正其所□下正九思曰王公
振古以□□□之臣也重公如此君子於是同有以
既知公矣故□□□□士大夫□人□者無不發□
公顧與人游□□□□一公□□□大人哉存此
在夫人以□□□人□□□□□老□□□□

於井臼有榮權畫兩從人當論公之行事謂公性
以在無論尊貴人所係愛與不係愛輒面道其是非
人猶有慈也公隨已之又輒忘其處之不絕其過
以此人愈熟識公故爭相勉勵惟恐有聞如此也公
生景泰戊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壽躋七十有八先配
安人王氏其先滁州人協和鄉百戶林之孫伯父榮
以才畧授西安左衛與戴撫公貴備其兄來關中因
以安人歸公云兼事戴夫人得其歡心而公
之嚴毅酷戾逆志則其貞順之性益有人人之所難
矣壽六十有一卒生男子二人長即應祥縣學山西

按察司副使次應昌嗣於公德女子三人長適張壽
李蕃者壻也而壽為河南府同知云孫男子五人平
咸寧縣學生中千辛午孫女子三人長嫁指揮龔子周
邦圻死政適千戶夏淡次適長安學生楊宗輝季未嫁
死曾孫子二人女子一人苗裔盛矣繼娶王氏亦先
卒又繼杜氏公卒之二年丁丑三月七日與王安人
合葬樂遊原新塋又七年海始撰碑刻諸墓左嗚呼
公之遺德顧此何能詳者然有求知公德於千百世
之下者其或可考於兹云系爾辭曰　惟馬孟父世
篤其慶爰循其祥遡克有生是惟封公惟馬之光桓

桓高苑漩此有宅克綏閑[illegible]俾壽而昌孫子以強姓右宗亢服此令名故墓累而崇根培而茂德之不爽肖之不戕毋謂奚當嗣於[illegible]察其光燕長萬夫之望樂遊之阡求惟公嘉玄堂閟閟神道克廣南山是瞻從以孫子胡不萬年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呂公墓碑

公諱[illegible]字某家世高陵人也其始祖曰世昌又我世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貫貫生鑑鑑娶魏氏生公及其弟博公長子枏者海友也海以枏友則數之高陵因得數拜公覩見其容貌聞其言論覩其行事知

公之宜有耕也公以正德丙子五月十六日卒於家七月九日葬於縣北祖塋當時搢以海為公墓碑海懼匪德不能昭述盛德揚著幽光故至於今始勉從於耕惟夫人子於所生者生也莫不欲其榮殁也莫不欲其表之諸行誼莫不欲其傳然雕誇鮮實人指議至矣而異言傳世故海之自失也不愛天下之不信吾言而愛吾言之不足以自信夫公鄉里恒人無麗辭瑞藻以要爛文學無豐財崇職以驚炫流俗無奇節施行以聳世聽然海數言不置非所以求其所好也亦天下以長者之道所以厚教而德懲勸浮靡也

海惟公朴質不華排擯飲佞之外一無所爲海不敢
輕譭之曰遯世不仕也孝親友弟守身畏法處親戚
鄰里無所欺負治生期於僅足責人不爲已甚雖傳
記所載典冊所訓何非實我此公之大器人人易言
之人人不能爲者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若公者於此道庶幾否耶公
爽爵鶴齡登之如神仙達識事體深計者莫能會其
意其措擇是非談述理義學者或鮮焉志稱其決機
求詐嚇李縣判之事豈非其事實我墨劉之闘墨嘗
謀訛其老病以償劉矣片言之間郤酖已闘生墨氏

長少蓋幾人也其後又辭姪婦之死乎劉李之怨訟買田逋税者官不能稽詰叔析以公一言而决縣官定徭役辟於里書方伯至亦信以去公言諸當平道中方伯即歸以正之其已壯也公居常惡衣糲食休休自娛既受封貲頗猶着補綴麻繩布終其身無怨恫於人少日以大户輸桐榆林同輸者為捻昧得貲皆笑公歸無完廢乃同輸者發濕易子破産公獨安居閭閻至今應輸者必自戒備曰慎不可亡若呂公也閒居嘗訓柳曰汝知仕之大本乎無他慎取與爾有愧若無故而愧皆無所為也概今交之疑疾經兩

歲柟甚夜侍不敢少怠或復疲若寢猶厲色以責曰汝侍

天子側亦當爾耶病且革呼柟語曰汝受

朝廷榮寵他日當竭力報國無得自便宜洛原汝叔而行公所以愛其弟者死猶未已也悲聞高陵人言公壯時父命為治室將於弟與公公乃擇大木為弟室將襄公公曰安知為弟室也室成乃舉以與弟配宋氏潘府教授宋公之孫女也宋公愛其孫不欲與凡子李州判者宋公之友也公十五即為李所器曰此大美邪興若身當興若子孫故宋公因以孫妻公當

其時諸宋薄公貧也李君曰渠稍長當止如爾家後其言卒驗云宋安人既配公奉其家範事舅姑處姒姒各得其道諸呂內外無弗悅者柳之少也安人壹是以身教之凡梳盥則紬故事必曰此賢此孝講說大義亹亹不倦又嘗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語柳故柳之所以為天下之士者其父母之教有然也公生正統戊辰五月十四日春秋六十又九安人與公同生生七月二十一卒弘治乙卯五月八日壽止四十有八正德癸酉三月一日以柳封公為儒林郎翰林院修撰贈宋氏為安人繼室倪氏亦封如安人焉

子三人柟與正德戊辰進士第一官翰林修撰爲
上經筵講官仲曰梓公薨後五年歿季曰㭊縣學生
志邢丞充二十一歲死女一人嫁劉孟陽孫子三人
田縣學生甸柟子留梓子孫女三人嗚呼其傳盛矣
銘曰　維呂氏世懋德蘊靈尚父啓齊爰有高陵世
昌孔武孫子是刑及彬　鄉父高陵以興至於六葉封
君乃生纘此懿德厥宗　用成篤生我友維邦之楨直
義厲孝公志斯承昔在壬申拜公於庭望之則嚴即
之則平温公易簡若蘭闕之馨雖德易求匪言詭明孝
不蠢孝德不妣齡遠近　悲悼況云我情高陵之北實

惟廣垌建爾玄宅萬世之寧考光攜曜因勒斯銘

封奉直大夫南京吏部清吏司署郎中㜸流

縣學教諭胡公墓碑

公諱士濟字澤民泰安人也曽大父鈞自某州徙居泰安豐財厚德人咸譲之生子海幼有大志未售乃躬耕於南垌之野休休然若將終身蓋古沮溺者流云子璲善文辭累舉不第仕為南陂知縣平以近民嚴以懲傲盜不涉境雞不害稼民用乂安九載吏部方以為良欲陞用之簡懇既乞歸有

詔嘉其去就特許之道過南陂士民攀送者相望於

道若失慈母雖傳記所稱且何以加焉生男子七人長士源次士清次士溫次士潔次公次士洪什坊縣知縣次縣學生士淳公生而穎異幼有大志獨為南陂公所鍾愛及游縣學與其弟具以朱氏詩稱名闈隴閬岐山張君精朱氏詩偕往學焉得其傳以歸大為提學副使浮梁戴公所稱然累舉不利遂貢於太學方將交天下之士以卒其業值其配李宜人以病卒京師不得已仕成都縣學訓導至成都教其諸生立方起惰士用丕興貧者稍廩卹之賴以成立者甚多有高文所著蜀郎人與藩臣某交後某得罪蜀王

逮及文貞公諱王言文貞無罪王即釋文貞一時撫
按藩臬皆禮重之乃又令署資陽縣激一如成都職
滿成都人士攀送者諸縉紳於玄都諸官祭於雲臺
諸士人於昭覺諸弟子於新都觀者群相歎息謂所
稀覯至今猶美談焉暨臨邛縣教諭學以內艱後除
雙流仍以教成都者教其諸生彬彬乎與他縣異所
受笙撥撕其縣市民咸以為便已且人人自勵惟恐
弗馴無面見公所謂有恥且格非與正德戊辰予纘
宗以進士高第
詔刻其榮

命為翰林院檢討明年己巳公推雙流職浦致仕歸
奉安戊寅以續宗封公為奉直大夫南京驗封清吏
司郎中先配李繼趙皆宜人今
上即位　詔百官父母既受封贈者其服色同子聘
續宗知安慶府故又加公以四品服為其生可謂榮
矣嘉靖壬辰四月壽八十又四卒於家續宗以山西
布政使奔喪歸已而從跳來武功請為公碑以樹之
墓道游嘗於姻友張用昭氏得附公之懿德若歸蒲
銘之金於子與憫盜賊者之欲掩其過而未逮數非
宜其子孫振振翼翼元宗遜德有如吾續宗也往歲

游晉獲侍公之杖屨望其容接其論逾於所聞多矣
備極樂養安享高年謂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正公之
謂乎李宜人國子監生玘之女有淑德宜於公卒時
年三十又二蓋成化丁未也公生男子四人長即纘
宗次正宗次司宗次在宗纘宗初以檢討謫嘉定判
官陞薊川州知州乃有南京吏部之
命尋知蘇州歷浙江山西山東布政司參政乃陞今
職文章政事蔚然名世正宗以下皆學待舉恩齋厥
凡女子三人長歸通判孫述先次歸張宦達卷李歸
尚第孫男子七人初禕被祕袟初祖皆讀書力學孫

女子一人尚幼未聘其謂昌矣海與纘宗友善義不可辭銘曰　惟胡仲父其德克孝食不似德其後乃豐粤惟伯子麐翁庸郁郁翼翼為時文宗光承帝眷尚彌丕功南垧之兆厥墳窿窿配以伉儷終古是同刻銘表墓用述休風

先公墓碑

先公諱健字自強上世河南固始人始祖諱政始從來居武功長寧生子諱廷瑞為元興化學官關中學士大夫尊之為西原先生西原先生生子六諱世雄者生子二諱珙者生子諱汝揖初以縣學訓導辟為

燕府官後出為安岳令

太宗皇帝既靖難召為北京行部左侍郎賜

璽書留北京輔

皇太子居北京事從所自行後

上累以論功當侯則固辭不受卒六年

上乃召其子諱爵與經至曰昔侍郎有三子今何二

子來諱爵對曰先臣中子年以貲出外不得奉詔

上乃以諱爵為上林監正經監副而賜年千金鏹數

十千貫敕所在毋稅關津吏毋得詰察至

仁宗皇帝時侍郎始贈為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而後

辭爵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少卿取夫人李氏生先公始先公生時先尚書方在行部一日

太宗皇帝召先尚書諭曰聞先生生有孫此可慰老景矣已命左右記待長時錄用報先生今宜與先生賀乃賜宴及馬匹鈔幣若干又賜國師輪子曰善保護善保護先公生五年而先尚書卒及壯也又隨先太常居南京先太常卒也

英宗皇帝復大寶召錄先尚書子孫而先公以詔至送吏部見部尚書則由部用道入又長揖部尚書不

拜也尚書大夫怒欲竟不與官職部尚書不肯曰此
太宗皇帝所故命而
上以徵尚書者乃請與通政司知事俾以榛春祠尚
書爲先公爲知事歸也又二十年病痿不履發三年
也乃不起夫人袁氏浙江按察司僉事溥女柔順有
則宜於先公生子五人長曰寺先君鏞次曰銓又次
曰錫曰鎣曰鎬先公以已抱疾聞人不得施設自望
而家世曆受國祉又厚也於是日日躬自督課使五
子各自治經業進士故寺先君命時懇懇告先公謂
子小子海及諸昆弟之小子當厲志意成聞人以報

先公即否亦當必舉進士夫先公形貌修偉隆準而背聳言言況厚有則宜入貴於世旅設其抱乃滄晦之其終身至于予先居昆弟猶裔閉不發此其為何不厚也而乃如此易道人嘗言先公通達世務雖古之名實者何不方也其孝弟忠信曾在克毅者何弗訓也文章稽古之事辭賦曲藝之細為非可傳也然而終其身滄也斯惟予小子海日夜痛心亦終其身而不能忘也今小子海方圖永久於先君然宜先先公之事故撰述舊聞鐫諸堅石辭曰粵惟康氏世沐休祥裔本西周衛叔建邦繼戎承統適有烈光惟多

令德囧始是張洎宋中葉遷此長寧烏刀祖丕督舉業
斯昌五世慶積東里乃生輔弼
文宗宇内用褒功大不有五十而亡辭彼茅土世遠
逾芳太常是嗣其聲煌煌兄弟並躍大啓厥康迨及
我祖昭德彌長事業天裔孫子惟良似續無忝配于
周京發義秉節克光有
明若珠在澤若蘭在堂有日咸覩奚勤不臧求惟祖
德思念曷忘唐山之阡左右若防玄扃宥密可泰幽
藏刻碑述德世萬其承

明故康氏第四府君義官墓碑

府君諱鑾字振聲先通政府君第四子也初欲以戴氏禮登鄉試後服賈為家人業即讓晉賈弘治末助金於邊為義官年六十二病腫卒初配南京高氏年四十五先卒有子三人洸縣學生浩辛未進士戶部郎中洋繼業為賈女二人長嫁學生張儒珍次聘郭氏天矣繼配北京高氏生子河癸未進士戶部郎中歷兗濮知府正德戊辰十月丁未與先高氏合葬此原從先公又二年繼室卒啓窆祔焉戊寅以浩貫封主事二高皆安人銘曰生則孔昌沒則不忘刻此銘章

大明故康氏第一子德瞻墓碑

第一諱阜字德聯先君平陽府君冢子也幼警穎博强記能於辭賦詩人之亞年十有九歲暴病卒先葬近郊西原以多樸葬者廼今改縣北凰岡之麓銘曰麼矣而遷維以子安期不萬年

大明故迪功郎藁城縣丞康府君墓碑

府君者先通政府君弟三子也諱錫字振祿少習蔡氏書客鄉試不第成貢入太學除為藁城丞丞三年為長吏所惡罷丞歸歸九年廼卒春秋六十有九也孺人甄氏故刑部侍郎某孫子一人准正德三年冬十一月葬北原祔諸先公銘曰仕也非志行也或窒

壽以究世

邵母沈夫人墓碑

沈夫人者故戶部員外郎邵公邦禮之夫人也父曰沈公諱海其先鳳陽人以功拜鳳陽守禦千戶所從其將軍戰白溝死之後遂落籍為鳳翔左陽里人至公乃起家為蒼溪主簿能幹而廉配董氏生女子三人夫人其季也性貞而敏精於女紅烹飪之事諸姑姊妹咸自以為不及沈公鍾愛之曰必不以嫁凡子後歸戶部公沈氏家人咸喜曰果若主君言得此佳壻傅夫人者戶部公之母也性甚嚴毅夫人事之獨

得其歡心是時戶部公尚為諸生也夫人日操井臼夜事燈火以相之明年戶部公果以毛詩舉鄉試高等連舉進士不第乃拜靈寶教諭迎其二親東就祿養乃傅夫人益嚴戶部公事不咨稟不敢輒行俸祿所入雖微細必貯其所沈夫人一錢毋敢私用也乙丑戶部公滿任仍舉進士卒不第沈夫人苦諫就選曰幸舅姑及見失此雖第進士何益耶公慨然從之四月入選拜澄川知州至家則其父為龍公疾不發矣乃奉傅夫人如蜀沈夫人愈益孝欲傅夫人喜曰吾所以個個若是恐新婦不知處家治守官之難爾

若此吾將安枕矣遂謝東歸以昇侍行明年昇舉鄉
試第一戊辰昇為公卿爭薦擢為興平淡氏塔司禮
太監璫者淡之諸父也時昇年少而弱辭不能免涕
泣從之君子哀其志而責其命焉然無非數也嗚呼
惜我曾公有松滋豐溪之績撫按交章上聞遷戶部
廣東司員外郎未行而馬龍公訃至戶部公三日勺
水不能下沈夫人泣諫之曰大事未襄毀瘠如此亦
不念母氏耶終喪之後璫既伏誅
朝廷以昇無所預事赦為齊民戶部公益私悼惜以
為不幸亦成疾卒於家沈夫人叩地呼天絕而復甦蓋

數矣乃容色目亦凋瘁或飲食遇戶部公所嗜者則泫然出涕終日不食壬申傅夫人卒淶夫人哀毀過禮斂唇之際躬必親又二十二年為嘉靖癸巳正月二十四日丁卯夙興飲酥茶不快亟呼所親語後事明日戊辰及夕而卒生成化丁亥三月二日戊戌享年六十又七生子二人丹泉丹雖邢淅於時文章行誼足為國光泉壬午舉人才若其兄其所譜又將以上酬父兄不但科第也女三人俱嫁為士人妻泉子延祜今六歲矣為有孫也十二月四日壬申丹等將合葬夫人於戶部公之塋以予銘其墓道銘曰

克孝克敬婦德孰競可成閨人雍泰之慶奚仕而膴奚膴可並萃休拓祥備與休臧葬至佳城下從文定聿千萬年永綏閫令

王處士妻侯氏合葬碑

處士諱瑾字文德安邑運城人也其世德詳具呂先生墓表處士雖守家人之業而孝友忠信之德內外誦之正德乙亥二月乙卯卒享年六十有七妻侯氏處士經之女有婦德處士　宜之後處士九年卒享年七十有六生男子二人世臣世相皆學生而世相受業呂先生之門博學審問克篤踐履呂先生與予皆重

之嘉靖甲申五月丙寅合葬北郭新塋世相以予題其墓碑銘曰德以訓俗配以比德合葬於斯永究安宅

明奉訓大夫霸州知州劉君碑

君諱琮字尚德中部元村人也始祖某元萬户也生澤澤生節節生君傑君傑生處恭處恭生準準為縣學生取祈氏河南僉事昇女也生景為教門巡檢後封彰德府知府取高氏華陽知縣某女也後封恭人生三子長與事家人業仲聰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檢與尚少曰其皆用其貴季即君成化乙丑封君椽順天

時八月十七戊辰君生府廨中長則勤學好問年方總角補廩預試不第顧益克苦於學遂庵提學時重之至正德己巳膺貢上太學矣明年庚午試順天乃中鄉試高等甲戌丙子丁丑內外艱衰一遵家禮賢者式焉庚辰子仕中會試君拜南和知縣至縣則旱已七旬禱三日雨大至邢臺北泉水經南和故有渠且廢君建閘開六渠灌之惟鹵地外皆受灌為良田詳在穆太常伯潛記中均賦平役之法袪百餘年弊內緣習之弊兼拜之民沒齒無怨詳在南和文移司牧者不可無以考也蓋圻內之民皆兵後從山西民

填實其土著僅半爾又有墾荒不税之令故田日增
賦日縮徙者若逃逋墾不於富民華有歸者田去賦
在則亟又逃去里甲逋陪訖無寧歲君計畝平賦撫
按用其法平貢順潁大四府之賦此非司牧大事至
計郡縣賦凡供入倉各准其價故里胥緣以為祟君通
計各倉之價若干準所賦平徵之豪右不得伸縮吏
胥撫所用計其先納之易恒為郡縣先也馬政惟官
撫點視俵馬之擾百姓易子補償君以時點視警惰
禁乘三年孳用蕃庶御史謝九儀丞薦於朝以勵馬
政民既服役吏就典列乃修建廟學傍置祠祀讓

北與紋浦獵作御史王道嘆其為良吏湛尚書元明
修建記呂侍郎仲木學記具載其事非循良不能也
并巳迎
駕洑河沙河令無以措手委君寻治之旬日事辦時
以為難嘉靖癸未考績受
勑命為文林郎乙酉陞霸州知州州邇京師民多豪
悍君治其尤者民用肅然州域九河歲苦梧潦田之
西成故盜賊時發君綏征平役禁吞卒體民務本厚
生居然磨俗治霸四年水患不作歲事咸稔人以為
君誠心愛民之應理或然也州北牛沱河數壞田潰

嘆於北從三十里遇旱則禱㘴應若南和丙戌子仕
以刑部主事審錄山西便道省君君教以毋縱毋濫
時稱平焉明年仕以大獄謫戍柳州君曰幸無恙當
益砥愛以報君上後君與通判爭遂謫潮州歸治圃
橋山之麓爲書堂游息其中君忠慈剛果遇事立辦
禮賢好義有古人之風初娶張氏壽官俊女也贈安
人生四男長佐累官刑部郎中次价先君卒次倬
泰府典膳次[illegible][illegible]人四女子長適訓導張元傑次適
典膳呂緒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次適[illegible]川舉生王經繼娶李氏
安日旺女也生二女子[illegible][illegible]舉人呂田俯京通政焉

汝騰其塔也季尚在室孫男子五光裕光大臨生光亨光升光謙孫女子六曾孫男子三龍謨韶嘉靖丁酉四月八日丙申君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九月仕自戍所擬還以明年戊戌　月　日葬君黎原鈹子平先塋之次以馬通政狀請予為君墓碑予畧從君兄于彰德厚交于君義不可辭辭曰　伏羲之宇光嶽氣完篤生碩人奕代所覩允矣唯劉實賢實繁兄弟並起振翼秦關中丞太守聲聞孔端緊君英特君子是奠方諸龔黃厥美弗刊大音既逝子姓是恒科第接武世鮮其班黎原峨峨君此蓋棺休風鴻

烈峙立若山千祀不泯諦我碑顏

劉山集卷之三十五